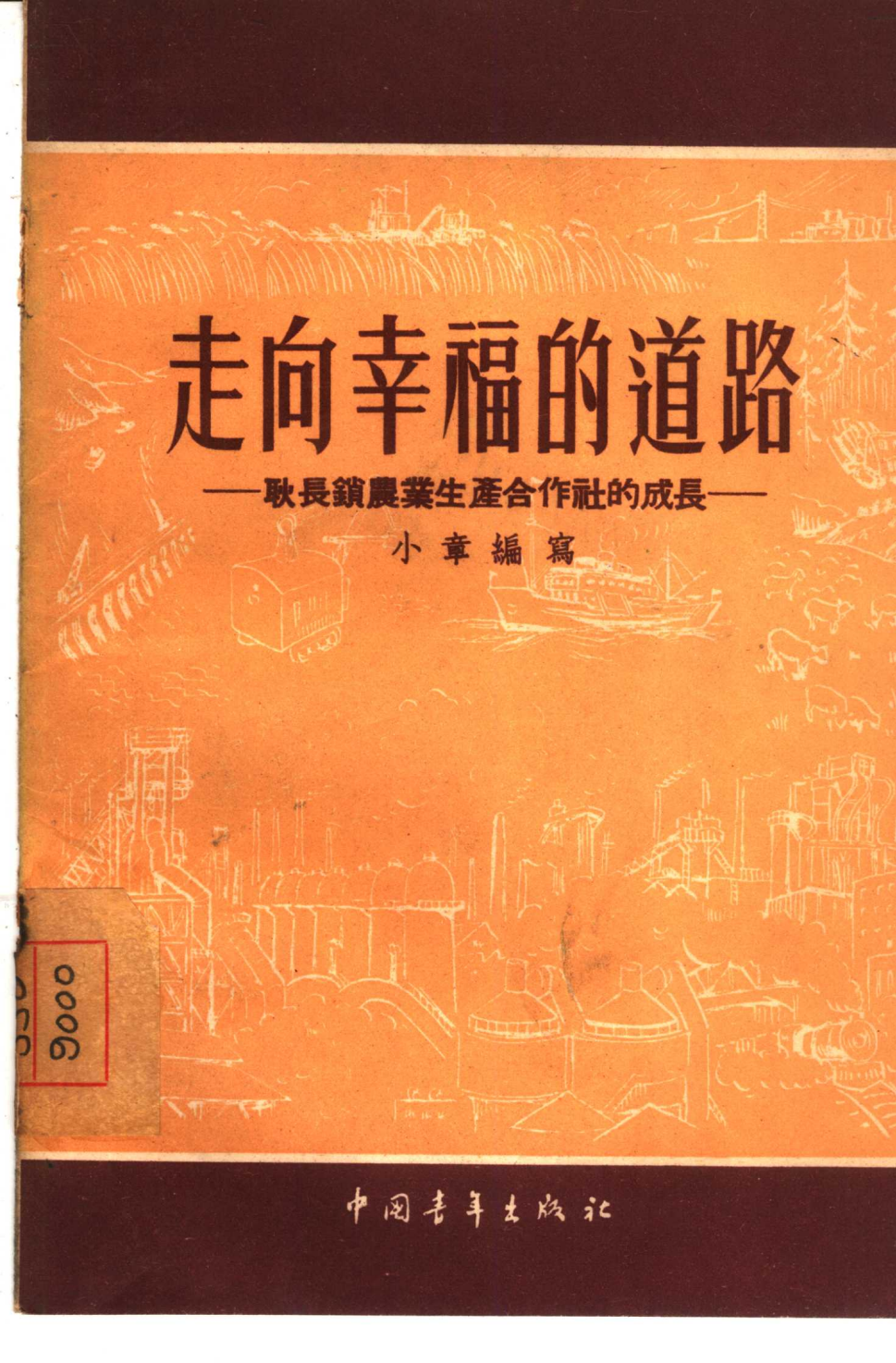




走向幸福的道路

——耿長鎖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成長——

小章編寫

9000

中國青年出版社

書號 963 社會 20

走向幸福的道路

編寫者 小 章

青年·團聯聯合編撰

出版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印刷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開本 787×1092 1/32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

印張 7/8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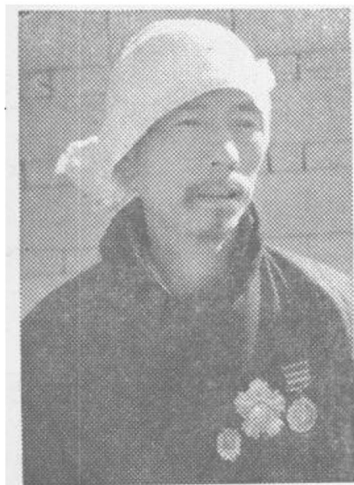
字數 15,000

印數 1—30,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定價(4)九分

耿長鎖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建立和發展



耿長鎖

河北省饒陽縣五公村耿長鎖農業生產合作社，是我國農業生產合作社中歷史最長的一個社，到一九五五年的十二月，就有十二年。在這十多年的過程中，耿長鎖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們，深刻地体会到了互助合作的種種好處，真正懂得這是共產黨和毛主席給農民指出的走向幸福的唯一道路。

十多年前，一九四三年的冬天，冀中革命根據地的人民，正處在日寇大“掃蕩”和大旱災後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生產和生活都存在着困難。饒陽五公村一帶農業生產的條件很差，人們說這裏是“春風大，流沙跑，旱地多，土質薄”，年年不旱就澇，再加上一家一戶各自種着幾小塊土地，無力戰勝自然災害，收成極少。正這時候，毛主席的偉大號召“組織起來”傳達下來，冀中軍區共產黨的領導機關，號召黨員積極帶動農民

組織起來，戰勝困難，提高農業生產。這時五公村的共產黨員喬萬象、李硯田和農民盧墨林、李玉田四家，為了度荒，用政府貸給的二百斤紅高粱，作起打繩的副業來。四家經過商量，採取互助合作的方法，共同生產，合夥經營。這樣一冬過去，雖然吃糠嚥菜，總算度過了這一難關。

一九四四年春耕開始時，困難又來了。他們四家都沒有牲口和農具，要是各顧各的話，顧了種地，就顧不了打繩。打不了繩，眼前吃飯就要發生困難。正在遭難的時候，五公村小學教員耿秀峯根據報紙上介紹的變工互助經驗，給他們四家想了個辦法，提議他們土地合夥，農業副業同時互助，土地勞力對半分紅。他們馬上同意了。後來李玉田覺得自己的土地多，怕吃虧，退了出來。耿長鎖這時就參加進來。五公村的第一個互助合作組織“土地合夥組”出現了。

開始成立的“土地合夥組”，有四十畝地、二十二口人，四個壯年勞動力，男女老少分工合作，打繩種地兩不誤。秋收時，他們每畝打糧二百三十斤，比一般農民多打五十多斤。這年秋收，有十三戶農民請求加入了“土地合夥組”。

“土地合夥組”一成立，就受到了黨和政府的重視。一九四四年冬天，晉察冀邊區政府派人來了解，並幫助製訂了章程，為了鼓勵勞動，規定地四勞六分紅。大夥選耿

秀峯為主任。耿秀峯後來脫離生產，參加政府工作，大夥就選耿長鎖當主任。“土地合夥組”在耿長鎖的領導下穩步前進，到一九五一年，發展到十九戶。這一年，經上級政府批准，改稱農業生產合作社，大夥仍舊選了耿長鎖當社長。

五公村的農民，在“土地合夥組”的影響下，到一九四八年，就已經組織起了九個互助組，參加互助組的農民有五十三戶。一九五二年，耿長鎖農業生產合作社戰勝自然災害的勝利，再一次用事實教育了單幹農民，再加上黨的宣傳教育，於是全村的互助合作運動大大地發展起來，到秋後發展成了二十個小型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十二個互助組。全村組織起來的戶數，已佔百分之八十以上了。

這時，耿長鎖參加中國農民代表團從蘇聯參觀回來，向全村農民報告了蘇聯農民集體化機械化大生產的種種好處，大大鼓舞了全村農民办好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熱情，大家決心再往前走一步，紛紛要求把現在的小社、組合併為一個大社。於是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八日，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一個二百八十多戶的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在五公村成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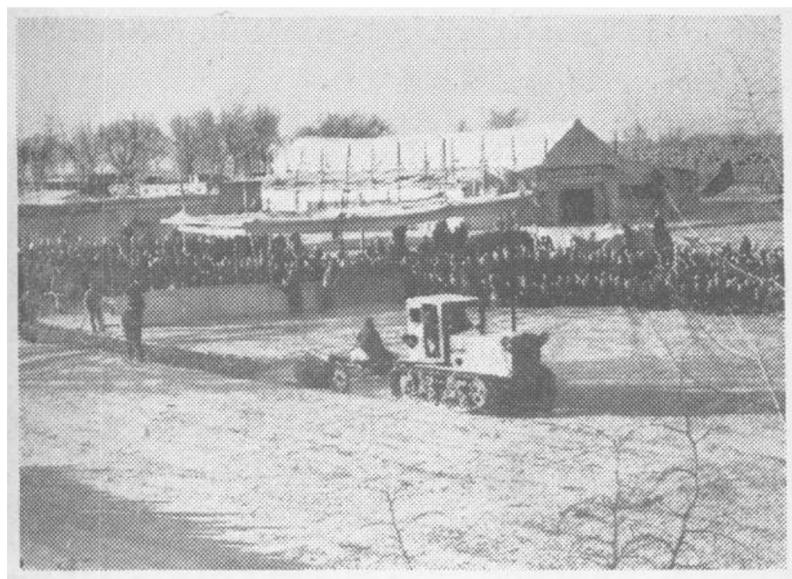
十年來，耿長鎖農業生產合作社，不僅度過了許多災荒，而且還把瘦地變為肥地，把旱地變為水地。單位面積產量，由十年前每畝二百多斤，提高到現在的每畝四百

多斤，並且開始根據國家的計劃進行生產，擴大種植了許多經濟作物。社員們家家不愁吃穿，勞動熱情高漲。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他們舉行了建社十周年紀念大會。河北省人民政府送給了他們一面大獎旗，上面寫着“社會主義之花”。

一九五四年國家在這裏建立了拖拉機站。拖拉機的到來，不僅更加鼓舞了農民的勞動熱情，而且使他們親眼看到農業機械化大生產的美好前途。到一九五五年，全村加入耿長鎖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已經達到四百一十九



十周年紀念大會



这是五公村一带农民第一次看拖拉机耕地

戶，佔全村總戶數(四百二十六戶)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了。目前他們全体社員，正在为增產更多的糧食，更多的工業原料而努力勞動，支援國家的工業建設。

合作社統一調配使用土地，就可以 改良耕作技術增加生產

过去的農民，一家一戶，一輩子死守着幾小塊土地，按着祖輩傳下來的老法子耕種，碰上难得的好年頭，也多

打不了幾升粮食，碰上災害年月，甚至顆粒不收。这样的小農經濟，是沒有办法增加產量的。

要想使土地不断增加產量，只有讓農民組織起來生產，並实行農業技術改革。

耿長鎖農業生產合作社，把全社的四千多畝土地，按照土質進行了种植規劃。村北面的土地，表面上是黏土，底下是沙土，这种土壤不抗旱，水分容易从沙土裏滲走，因此，不適合种高粱、小麥、穀子等大田作物；因为表面是黏土，土性很緊，又不適合种花生、紅薯等作物，只有种棉花比較合適。他們就把这一帶劃为植棉區。村东南和村南的土地，一般都是沙土。沙地不但不抗旱，而且肥料容易流失，更不適合种大田作物，也不適合种棉花，只有种花生最合適。他們就把这一帶劃为花生區。村东北和村西南都是很好的冲積土，种什麼都好。他們把这些地劃为粮食作物區。

他們不但根据土質劃分了作物區域，而且定出大田作物三年的輪种計劃。輪种方法是第一年种麥子，第二年收麥後种晚玉米、紅薯或豆子，第三年种穀子，秋後又种麥子。这样輪种，能够增加土壤的肥力，提高產量。

他們在耕作上曾用了七寸步犁、双輪双鏟犁、圓盤耙等新式農具。一九五四年春天，國家在這裏建立了拖拉机站以後，他們合作社的土地大部分交給拖拉机站代耕

代种。使用拖拉机耕种,在耕作上是个很大的变革。拖拉机需要耕作大片土地,这就得把少数单干户的土地和合作社的土地进行调换,使合作社的土地连接起来;需要把村子周围的道路有用的加宽,没用的取消;需要消灭地界,拔除界石;需要填平沟窝,取消稜坎。使用了拖拉机耕种,就把许多废地,像道路、地界等变为好地,扩大了种植面积。农民常说“深耕一寸,赛过上次粪”,拖拉机耕得深、透,庄稼长得好。一九五四年他们合作社把机耕地产量和畜耕地产量比较了一下,机耕地多产百分之十二。

由于拖拉机代耕代种,给合作社节省了许多人力、畜力。他们合作社一九五四年春天,开始用机器耕种的土地只有八百多亩,仅佔全社土地四千四百多亩的一小部分。可是这就已经可以腾出三百多个畜工,一百五十个人力。这三百多个畜工,用来给政府碾米加工,所得的穀糠可以饲养一百四十九口猪,光是卖猪肉的钱,就能收入一万一千多元。一百五十个人力,可以兴修水沟二千丈,扩大浇地面积三百多亩。一九五五年合作社扩大机耕地到三千多亩,这就能节省出更多的人力、畜力,扩大再生产。

饒陽一帶多是旱地,春天風大,十年九旱。耿長鎖農業生產合作社,为了战胜旱災增加產量,曾先後鑿井九十眼,購買水車六十八架,河北省水利廳又在這裏鑿了兩眼機器井,这就使一千五百多亩地免去了旱災。自从有



合作社的社員給拖拉机手送飯吃

了拖拉机耕种以後，他們把節省出來的大部人力，用在整地、平地、鑿井、開水溝方面，準備把全部旱地变为水澆地，增加產量。

“种地不使糞，一年白費勁”，这是農民人人皆知的俗話。要想增加生產，必需多使肥料。耿長鎖農業生產合作社開展了經常性的積肥運動。挖了許多豬圈和瀝糞坑，動員戶戶養豬積肥。一九五三年每畝用粗肥五千多斤，細肥十六斤多。一九五四年每畝又增用粗肥一千多斤，產量比一九五三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由於不斷在土地



机 井

上多施肥料,使許多低產的瘦地,变成了高產的肥地。

耿長鎖農業生產合作社,还推行了許多新的科学的農業技術。棉种实行了粒选、温湯浸种、合理密植、整枝管理、选留棉种等办法;玉米採用了人工輔助受粉和灌治鑽心虫;穀子採用了賽力散拌种、手提苗、拔除白髮病;小麥实行了合理密植、选种、拔除綫虫及黑穗病;花生採用了根瘤菌拌种、撮土压頂等。採用这些新技術,曾遇到有保守思想的社員的反对。当推行密植時,有些社員說:“密植不頂事,稀穀秀大穗。”半信半疑的社員說:“稠了碰



散 麥

年頭，稀了年年收。”後來，拿稀植和密植的產量比較了一下，小麥密植比稀植增產百分之二十點九，棉花增產百分之十六點五。事實教育了農民，過去反對密植的社員說：“稀穀秀大穗，密植打得多。”思想轉變過來了。

由於農業生產合作社是有領導的統一經營管理，在耕作方面，就能夠統一調配使用土地，不斷地改良耕作技術，推廣科學的耕作技術。因此，就能夠不斷地增加產量。一九四四年“土地合夥組”開始成立時的每畝平均產量是二百三十斤，到一九五一年就提高到四百八十七斤，超過抗戰前平均產量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二，也比當地單

幹農民多產一倍。一九五三年雖然水澇，但每畝平均產量也達到三百一十八斤，在全村是最高產量，在周圍村莊中也是最高產量。

集中使用人力、畜力，戰勝自然災害

從前，農民當中有句“靠天吃飯”的俗話。產生這句俗話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從前農民各自單幹，沒有可能戰勝自然災害。現在，他們經過互助合作生產中親身的體驗，就逐漸打破了靠天吃飯的思想。

一九五二年是饒陽一帶旱災、蟲災十分嚴重的一年。從麥收前下了一場雨以後，一直到秋收完畢，再沒有下過一場透雨。熱毒的太陽像火燒一樣，晒得莊稼瘦黃瘦黃的，葉子也枯了，眼看就要旱死了。

隨着天旱而來的是紅蜘蛛，棉花的葉子枯了，有的竟脫落下來，花生、豆子、高粱甚至樹上、地頭上都是紅糊糊的一層。單幹農民垂頭喪氣地說：“完了，等着挨餓吧！”

但是，耿長鎖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們，卻沒有在這嚴重災荒面前驚慌失措。在社的黨支部領導下，男勞動力澆地，女勞動力滅蟲，全體社員一齊下手，跟旱災、蟲災搏鬥，小組與小組之間，展開了“保年景”的勞動競賽。

在新打的一眼井上，牲口日夜不停地拉着水車，把井

水淘乾了，就停下來休息一會，等水漲上來後再澆。离井远的高地，水流不过去，他們就想出了“打帮斗”的办法，把井水引到高地边，再用人力提水上去澆；再高的地，再打一次“帮斗”。沒法引水的十三畝棉花地，他們就組織挑水組澆水。

滅虫組的婦女們，大多是青年團員，在青年團支部書記乔立廣的帶領下，分成兩組日夜不停地用藥水噴射紅蜘蛛，白天噴棉花，晚上噴花生。她們連續和虫害鬥爭了三十天，用了三万多斤石灰和硫磺水，噴射了七、八遍，終於保住了棉花和花生的收成。

由於合作社能够有計劃的分工勞動，能够集中統一使用勞動力，終於戰勝了這場自然災害，得到了应有的收



女社員正在進行棉蚜虫的防治工作

穫。這年，棉花平均每畝產量是二百四十斤，豐產地達到了三百七十斤，穀子平均每畝二百一十斤。而社外單幹農民的棉花每畝只有四十斤，穀子只有一百斤左右。

一九五三年秋收時，連續下了四十多天的大雨，穀子、高粱都不能收割。等到大雨停止以後，既要趕緊收割莊稼，又要及時耕地種麥。在這個緊急關頭，全社都投入緊張的勞動中，有的人專管割穀，有的人專管送糞、耕地，有的人專管拉耨播種，緊張地勞動了二十五天，一共收割了五百多畝穀子，二百多畝高粱，種了一千一百五十畝麥子，送了一千一百四十車糞。秋天的莊稼收割了，麥子也種上了。

一九五四年春季播種期間，趕上風多雨少，天旱地乾，種下的穀子、玉米，都缺苗百分之十，棉花缺苗更多：從地塊說，百分之百缺苗；從畝數說，嚴重的就有一百九十多畝；從缺苗的棵數來看，佔百分之三十以上。這種情況，嚴重地威脅着棉田的產量。合作社生產管理委員會檢查了這種情況，立刻動員全體社員，展開了連續不斷的保全苗運動。十五天內，先後發動社員一千六百一十四人次，補種了八十五畝，重種了一百一十三畝，移栽了一百二十八畝。這時候，正是緊張的麥收期間，由於合作社實行統一管理，集中分配生產力量，做到了收麥補苗兩不誤，保證了各種作物的產量。

在國家生產計劃指導下 保證工業建設需要

从前，農民一家一戶，种自己那幾小塊土地，也有个計劃：一年應該种多少粗糧，多少細糧，多少紅薯、豆類、棉花、蔬菜等等。可是这个計劃，是根据他自己的需要來訂的。另一种情况是他看到花生值錢，就多种花生，看到棉花值錢，就多种棉花。所以他的种植計劃，不是根据國家的需要確定，而只是为了能滿足自己的生活，或者是为了多賺幾個錢。如果農民仍是各自單幹，这就很难實現國家的農業生產計劃，就会影响工業建設的發展。國家工業建設得不到發展，農業技術就得不到大的改進，農業產量就不能大量提高。

耿長鎖農業生產合作社，近幾年來每年都根据國家的需要訂有种植計劃。一九五四年的种植計劃是：棉花三百七十多畝，花生八百八十多畝，小麥一千三百多畝，各種穀物一千六百多畝。這一年共賣給了國家糧食、棉花、花生等二十六萬五千九百多斤。全體社員每人平均還分到各種穀物八百八十多斤。一九五五年，隨着國家的要求，种植計劃是：棉花增加四百多畝，花生增加二百多畝（這年又有二十多戶入社，增加土地六百多畝）。這種有計劃的种植各種作物，不但能滿足農民對各種作物的



社員正在揚晒花生，準備賣給國家

需要，而且能够完成國家交給的生產任務，農民的个人收入也可以增加。

自从实行定產、定購、定銷“三定”政策以後，耿長鎖農業生產合作社訂出了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的生產計劃。這三年將賣給國家三十三万多斤粮食，三十八万斤棉花，七十四万斤花生。

我國第一个五年計劃，規定了每年各种農作物的生產數量，以適應工業建設的需要。因此，就要求農民根据國家的計劃种植各种作物。農業生產合作社，能够把農